《远的怀念》及其他（上）

张占杰

1976年12月7日，尽管当时还在凛冬，但“四人帮”的粉碎，使孙犁自觉迎来了写作的春天，他便拿起久已“废于遭逢”的笔，写出了新时期的第一篇散文《远的怀念》，以纪念在那场浩劫中去世的河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、老朋友远千里。

《远的怀念》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“事件”。1978年5月23日，在致韩映山的信中，孙犁谈到已将文章寄给《河北文艺》，编辑部回信说要用，但有些地方需要“商酌”。9月28日，他又去信说，几个家属看过文稿后“都不满意，希望不要发表”，自己心甚不悦，当即去掉“远”的名字，删去一些诸如“远又与一女同志结婚”的细节，将其作为散文投给了《人民文学》。《人民文学》又请家属看，家属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，私自增加文字，直到他提出要看清样，家属才来信做了些“不必要”的说明。最终，这篇文章发表在1978年《人民文学》第9期，同年10月4日《河北日报》第3版又做了转载。孙犁在《删去的文字》中回忆，之前《伙伴的回忆》也有过类似的删改、投稿遭拒的经历，编辑给出的“关于他们，决定只发遗作，不发纪念文章”以及“就是个纪念规格问题”的解释，对孙犁的触动，远不如《远的怀念》这次事件带来的冲击大。

1979年2月27日，远千里追悼会在石家庄举行。3月3日，《河北日报》第2版报道了追悼会的情况。悼词称赞远千里是河北省文艺战线上“优秀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是一名坚强的文艺战士”，“对待同志诚恳热情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团结老作家，培养青年作者”，为繁荣河北文艺创作，“为党的文艺事业，做出了积极贡献”。追悼会前的1978年11月，《河北文艺》发表了田间的诗歌《白杨——忆远千里同志》。追悼会后的1979年3月18日，《河北日报》第3版分别发表了张庆田的散文《我们多么想念您》和李满天的诗歌《浪淘沙·悼念远千里同志》。张庆田着眼于远千里在创办《河北文艺》杂志过程中的具体贡献，着力表现他对青年作者的爱护、帮助，与妻子于雁军的感人爱情，认为远千里“不仅是我们的领导，而且是我们的良师、益友，他胸怀坦荡，在他面前，可以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不用提心吊胆。他对文艺工作兢兢业业，献出了毕生心血”。田间、李满天与远千里是同时期的战友和作家，张庆田的创作起步时间稍晚一些，在当时的河北文坛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田间、李满天、张庆田三人的纪念文章与远千里追悼会的悼词相互呼应，与之相比，《远的怀念》却是另一番景象，充分彰显了孙犁的特点。

孙犁的回忆从1938年春开始，《远的怀念》记录了两人交往的点点滴滴。“高个子，白净文雅，书生模样”是远千里给孙犁的初步印象。孙犁坦言，这样的人“他是很容易接近的，当然印象很好”。孙犁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工作，远千里则始终留在冀中，两人不常见面，但彼此心意相通、相处十分融洽。《远的怀念》留下了远千里的青春时刻：“每天总是笑容满面的，正在和本剧团一位高个的女同志恋爱。”文章也展示了远千里的隐痛和孙犁的伤感：他的爱人“在‘五一大扫荡’后，秋夜踏水转移，掉在旷野一眼水井里牺牲了。我想起远留给我的那条毛线裤，是件女衣，可能是牺牲了的女同志穿的，我过路以前扔在家里。第二年春荒，家里人拿到集上去卖，被一群汉奸女人包围，几乎是讹诈了去。她的牺牲，使我受了启发，后来写进长篇小说的后部，作为一个人物的归结”。

孙犁还写了远千里的工作以及他的坚韧、顽强、乐观：“五一大扫荡”以后，远千里留在冀中，在潮湿的地洞里“坚持报纸工作，每天清晨，从地洞里出来，透透风。洞的出口在野外，他站在园田的井台上，贪馋地呼吸着寒冷新鲜的空气。看着阳光照耀的、尖顶上挂着露珠的麦苗，多么留恋大地之上啊”；几年后，当他们再次相逢，远千里由于“在白洋淀水乡，长期在船上生活战斗，受潮湿，得了全身性的骨质增生病。最初是整个身子坏了，起不来，他很顽强，和疾病斗争，和敌人斗争，现在居然可以同我散步，虽然借助双拐，他也很高兴了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两人成了上下级，友谊变换了方式，远千里对孙犁工作上支持，生活上关怀、照顾，彼此间的那份信任，都藏在细节中：“一九五三年，我到安国县下乡，路经保定，他住在旧培德中学的一座小楼上，热情地组织了一个报告会，叫我去讲讲”，“我爱人病重，住在省医院的时候，他曾专去看望了她，惠及我的家属，使她临终之前，记下我们之间的友谊”；《三唱集》出版前，“远曾委托我帮助编选，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去做。远明知道我写的字很难看，却一定要我写书面”。

《远的怀念》避开了“悼词”式的语言，从亲身经历入手，在真实的感触处下笔，以独一无二的细节勾勒了“一个美好的，真诚的，善良的灵魂”。文章诗意充盈，抒情而克制，失去战友的痛苦与对战友的崇敬交织，人生深沉的感喟流淌在字里行间，既是说朋友，也是说自己，多年来的激愤、伤感、沉思，借由《远的怀念》倾泻而出，诚实淳朴，言近旨远。



●老树画画

梅花诗

老 树

喜看空山雪，
爱读梅花诗。
秋叶纷纷落，
心中开一枝。

难事不是事

石 兵

遇到难事怎么办？母亲告诉我，难事不是事，我觉得难是因为太想要个好结果。

母亲说得对，遇到难事的人，其实是被结果牵住了鼻子、绊住了脚。当一件事摆在面前，如果你只去想结果，必然会觉得心中没底，因为这件事的走向让你无法确定，它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。

但是，如果你不把它当回事呢？试想一下，再难的事能难过生老病死吗？再好的结果能好过健康平安吗？母亲告诉我，人生一世，遇到事尽力做就好，遇到困难努力克服就行，把事做好了固然可喜，事情磕磕绊绊也能收获经验教训。最怕的是未战先怯，是推三阻四，是怨天尤人，是焦虑内耗。

母亲说这些话时，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，性格内向，常为琐事钻牛角尖。母亲没讲大道理，也没代我解决问题，只说这些事都不是事，这些难也并不难，关键是我怎么面对、怎么处理。

慢慢地，我发现，只要照着母亲的话踏实去做，那些所谓难事果然都不算事。熬过最初的纠结烦躁回头看，事没那么难，结果也没那么重——无论如何，我们总要迎向新问题，过好下一天。

星期文库

热带佳果之四

树垂金弹黄皮果

李 潇

近年来，不少奶茶品牌都推出了黄皮口味的饮品，北方消费者看到这个名字，往往会觉得有些陌生。其实黄皮是芸香科黄皮属的特色果树，和柑橘类水果同属芸香科，原产于我国华南地区，已有超过千年的栽培历史，后来逐步引种扩散到亚洲多个热带国家。

黄皮是一种药食同源植物，果、叶、花、根均可入药，在古代最早的名称为“王坛子”。三国时期的《临海异物志》中就有相关记载：“王坛子，如枣大，其味甘。晋安侯官越王祭坛边有此果，无知其名，因见生处，遂名王坛。其形小于龙眼，有似木瓜。七月熟，甘美也。”这里的“侯官”，大致对应今天福建闽侯一带的区域。在后世的各类岭南古籍中，黄皮还留下了金弹子、黄淡子、黄弹等多个别名。

清代学者李调元在《南越笔记》中，形象地描述了黄皮的特性：“黄皮果，状如金弹，六月熟，其浆酸甘似葡萄，可消食，顺气除暑热，与荔支并进。荔支餍饫，以黄皮解之。谚曰：饥食荔支，饱食黄皮。”黄皮果实小巧圆润，成熟后果皮金黄透亮，剥开瞬间清香四溢。它和同属芸香科的橙、橘、柚不同，没有清晰分瓣的大块汁胞，整体呈现出浆果的形态，果肉质地软嫩多汁，和葡萄口感相近，中间包裹着翠绿色的种子，如今国内也早已培育出成熟的无核黄皮品种。

诗人王存，病中愈发怀念在岭南吃过的黄皮果，提笔写下“绝忆墙阴金弹子，江南无此可人酸”的诗句。和清甜多汁的荔枝不同，黄皮的风味带着鲜明的酸感，入口微辛却余韵清爽，自古就是消食健胃、生津止渴的岭南佳果。黄皮品种繁多，果实形态各异，有椭圆形、圆形、鸡心形等不同形状，不同品类的酸度也各有差别。除了直接吃，较酸的黄皮常在烹饪荤腥食材时充当作料，有助于去掉鱼腥、肉膻味。黄皮还可以加工成蜜饯、果酱，让怕酸的食客也能放心享用。最经典的黄皮蜜饯当数潮汕特产的黄皮豉，去核的黄皮需要经过盐渍、日晒、蒸熟等多道工序，再加入白糖、甘草、香料反复蒸晒，分外香甜可口。

在广西西南部，有一种野果“山黄皮”，它和黄皮同属，中文正式名为细叶黄皮。山黄皮的果实比黄皮果更小，果皮表面有很多半透明油点，很像去了毛的鸡皮，因此也有俗名“鸡皮果”。广西南宁等地将山黄皮加入大蒜、辣椒、豆瓣酱和糖醋等调料，熬制成酸甜咸香的山黄皮酱，既能做米粉、饺子、面条的蘸料，又可以用来烹饪肉类，增鲜解腻，味觉层次也更加丰富。